

【文學百花園】2：〈關雎〉情深意味長

吳福助*

《詩經》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選錄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民間歌謠、士大夫作品和祭祀頌辭，合計三百零五篇，後人取其整數，稱為《詩三百》、《三百篇》。《詩經》產生的地域是黃河流域，最南的仍是在長江以北，全然是北方文學作品。全書編排，依內容性質分為「風」、「雅」、「頌」三類。「風」是各國地方的歌謠，「雅」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雅樂正聲，「頌」是宗廟祭祀樂歌。

〈關雎〉收於十五國風之一的「周南」，是《詩經》開卷第一篇。「周南」是周公統治下的南方(今洛陽以南直到湖北)的詩歌。《詩經》通常採用每篇第一句裡的兩個字或幾個字作為篇名，「關雎」就是從詩中第一句「關關雎鳩」取其二字，方便指稱。

〈關雎〉是一首祝賀貴族青年新婚，適用於結婚典禮的樂歌¹。分為三章。第一章：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關關，象聲詞，雎鳩鳥雄雌求偶，相互和答的鳴聲。雎鳩，一種篤於愛情，有定偶匹配的水鳥²。河，指黃河³。洲，水中凸出的陸地，沙洲。窈窕，容貌美好。淑，善，品德

* 吳福助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

¹ 本文主張〈關雎〉為祝賀新婚詩歌，基本上採用屈萬里、高葆光的說法。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：「此祝賀新婚之詩。按王國維釋樂次，謂：『金奏之樂，天子諸侯用鐘鼓；士大夫，鼓而已。』此詩有『鐘鼓樂之』之語，蓋賀南國諸侯或其子之婚也。」(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5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年2月)高葆光《詩經新評價》：「按係賀友結婚詩。」又：「一對青年男女，正在舉行婚禮，旁觀羨煞的人，一面道賀，一面調笑。他故意贊嘆女子的美好；繼又推想那位男主角未得女主角時，追求的熱烈。他偏不訴說尋常追求的活動，卻故意形容男主角白天或作夢也想她。想而不得的時候，他那樣深夜裏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竟至失眠。把追求的熱烈，敘得十分熱鬧，極盡調笑的能事。終則要表示慶賀，並寓箴規。慶祝他們相愛如琴瑟般的調和；切盼他們永遠用鐘鼓相樂。」又：「這一詩，謀篇最為周匝，詞句亦極優美。近代人千百篇賀婚的詩，那有他這樣生動幽默。」(台中：東海大學，1965年5月)筆者大學時期，曾修過高教授所開《詩經》選讀課程，對於此說最為激賞。至於〈關雎〉解釋相關論爭，可參看陳子展《詩三百解題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10月，頁1-8。

² 雎鳩，劉操南〈〈周南·關雎〉主題思想的再認識〉認為是魚鷹：「魚鷹，我在江蘇、浙江，有時旅遊到河南、江西，時常見之。褐色，由人飼養，泔水攪魚，毛羽不見鮮麗，鳴聲關關，並不悅耳。詩人取興，觸景生情，當是有意無意；然何以取以為興？偶然中有不偶然者在，詠吟者為生活樸質之人，睹之神往，聆之心賞，故曰：『關關雎鳩，在河之州。』」(見氏著《詩經探索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8月，頁218-219。)

³ 《詩經》中的「河」，專指黃河。此處當是周公統治洛陽地區一段的黃河。詳參劉操

美好。君子，有官爵的男子的通稱⁴。好逑，良好的配偶。根據第三章所述婚禮場面，使用「琴瑟」、「鐘鼓」這種天子諸侯階級禮儀的樂器來看，這位「君子」是屬於貴族階級的公子，不是一般平民百姓⁵。又根據周代的審美標準，女子的外貌以修長高挑為美，例如《詩經·衛風·碩人》：「碩人其頤」（好個身材修長的女郎），內在涵養以嫻靜為美，例如《詩經·邶風·靜女》：「靜女其姝」（嫻靜姑娘真漂亮），可知這位「窈窕淑女」，身材修長，兼又性情嫻靜，自然是翩翩公子的理想佳偶。此章是假借跟本詩愛情婚姻主題有關的，類似後代鴛鴦的愛情鳥的雌雄和鳴作為開端，用來增強詩內的婚姻愛情氣氛。在實際婚禮上，是面對參加婚禮的眾多貴賓，公開讚美新郎新娘才貌德性雙全，姻緣美滿，真是「天作之合」，令人艷羨啊！

第二章：「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」參差，長短不齊的樣子。荇菜，屬淺水性植物，莖細長柔軟而多分枝，匍匐生長，節上生根，漂浮於水面或生於泥土中。葉片形似睡蓮，金黃色花朵挺出水面，花多且花期長。生態習性近於荷花，又稱「水荷」，莖和葉柔軟滑嫩，可供作蔬菜食用。流，順著水流採摘。寤，睡醒。寐，睡著。思服，思念。悠哉，形容思慮深長的樣子。輾轉反側，在床上翻來覆去地轉動。荇菜生長潔淨水域，古人視為純淨之物，是宗廟祭祀禮儀不可或缺的供品。本章以荇菜起頭，藉



南〈〈周南·關雎〉中「河」字解〉，收於氏著《詩經探索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8月，頁225-227。

⁴〔日〕家井真著、陸越譯《〈詩經〉原意研究》：「從《詩經》《書經》的用例中可以知道，上古時期的『君子』是對周王朝貴族統治者的一種身分稱謂，也是體現一定生活行為的方式（貴族文化）的王、侯、卿、大夫、主人、賢者等人群的美稱。」又：「隨著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在道德、文化方面的主導地位的不斷加強，『君子』一詞逐漸演變為對具有儒教德行、教養，人格高尚者的指稱。」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6月，第2版，頁219。）

⁵詳參劉操南〈〈周南·關雎〉闡義〉、〈〈周南·關雎〉主題思想的再認識〉，收於氏著《詩經探索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8月，頁201-224。

寓「婦主中饋」之意，仍是跟本詩愛情婚姻主題有關⁶。本章是用調笑幽默的口吻，述說君子追求淑女的過程。這位君子朝思暮想，整天都在設法追求淑女。尚未追求成功，無論白天黑夜，都在焦慮難過。相思無盡啊，情意綿長，深夜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竟至失眠。本章一方面說君子害了相思病，把追求的熱烈誠懇述說得十分逗趣，極盡調笑的能事，用來增強婚禮現場的熱鬧氣氛。另一方面說明從開頭見關雎而思淑女，到下章的結成琴瑟之好，君子主動展開追求，淑女含蓄矜持，中間一番周折是必要的。俗話說：「百世修來同船渡，千世修來共枕眠。」夫妻的姻緣何其珍貴難得，自然是要經過一番辛苦磨難，才會結成的。何況得來不易的東西，才特別顯得難能可貴，也更加讓人懂得珍愛護持。更何況如此述說，尤其能討新娘的歡喜呢！

第三章：「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參差荇菜，左右芣之。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」本章仍是用跟本詩愛情婚姻主題有關的荇菜起頭。采，同「採」。芣，擇取。友，親愛。樂，娛悅。琴瑟和鳴，鐘鼓齊奏，這是貴族階級才能擁有的結婚禮儀。當時貴族使用的「雅樂」，為了維護門面的莊嚴，曲調講究的是「中平」而「肅莊」（《荀子·樂論》）。又「琴瑟」在《詩經》中都是用來比喻夫妻和諧的，例如：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」（《小雅·常棣》）、「琴瑟在御，莫不靜好」（《鄭風·女曰雞鳴》）等。此章述說君子淑女迎娶成婚典禮的莊嚴隆重，一方面慶賀兩姓合婚，瓜瓞發祥，一方面暗寓箴規，期盼新郎新娘相敬如賓，和睦融洽，永結同心，百年偕老。

孔子很強調《詩經》文學的社會教化功能。根據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記載，孔子曾經整理《詩經》，作為推行禮樂教化的教材。《論語·為政篇》記載孔子評論《詩經》文學思想說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『思無邪。』」（《詩經》三百篇，用一句話來概括它，就是：「作者的思想完全是純正的。」）孔子還對《關雎》情有獨鍾，《論語·八佾》記載他的評論說：「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（《關雎》這詩，快樂而不至於毫無節制，悲哀而不至於傷害身心。）《關雎》所歌頌的，是一種感情克制、行為謹慎、以婚姻和諧為目標的愛情，這是《詩經》文學純正思想的典型代表。這種強調男女情感必須節之以禮義，濟之以理性，才不至流於汨濫的要求，最適宜養成儒家中和

⁶ 劉操南《〈周南·關雎〉主題思想的再認識》認為採摘荇菜是一種農業生產勞動。以荇菜起頭，應與周朝尚農務本的農業政策有關，並藉可以彰顯淑女的后妃之德。（見氏著《詩經探索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8月，頁219-220。）

的德性，也最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規範⁷。《論語·泰伯篇》記載孔子又說：「師摯之始，〈關雎〉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」（當魯國太師摯開始演奏的時候，當結尾演奏〈關雎〉樂曲的時候，滿耳朵都是音樂，真是好聽極了！）《詩經》三百篇在孔子時代，原是可以音樂伴奏歌唱的。孔子對〈關雎〉雅樂的樂曲演奏十分激賞。〈關雎〉篇中有不少迴環複沓的字句，固然是基於抒發纏綿情思的需要，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樂師配樂而增改的。

人類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是家族，而家族的構成、發展與延續，莫不源於婚姻。周代確立以家族為中心，包括嫡長子繼承、封邦建國、宗廟祭祀的封建宗法制度，認為婚姻的主要功能在於「將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廟，而下以繼後世。」（《禮記·婚義》）所以周代的婚禮特別隆重而詳細⁸。〈關雎〉原是貴族婚禮應用的樂歌，要求有一種與主人的身分地位相稱的有節制的歡樂氣氛。孔子從中看中了一種具有廣泛意義的「中和」之美，趁著整理《詩經》的方便，把它擺在全書的最前頭，視為壓卷之作，從而提綱挈領推崇《詩》教，提倡他所遵奉的自我克制，重視道德修養的人生態度。漢儒〈毛詩序〉則進一步附會成表彰周文王后妃所謂「幽嫻貞靜」之德的詩篇，並推許為可以教化天下、端正夫婦之德最重要的道德教材⁹，〈關雎〉因而成為兩千多年來夫婦之德，重視婚後天長地久、婉曲蘊藉之愛的永恆典範，也是歷代婚姻禮儀演化的根源。後代民間通行的結婚禮書，頭尾有所謂「螽斯衍慶」、「麟趾呈祥」、「天長地久」、「璧合珠聯」這類頌辭¹⁰，思想根源都是來自孔子所提倡的〈關雎〉詩教。民間流行的傳統童蒙教材《幼學瓊林》也說：「禮重親迎，所以正人倫之始；《詩》首好逑，所以崇王化之原。」¹¹〈關雎〉所開創的夫婦人倫道德永恆典範，不只具有民族性意義，擴而廣之，對於當前全地球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而言，也應具有光前裕後的普世價值，確實值得我們倍加珍愛護持。

⁷ 參考駱玉明說，見《詩經三百篇鑑賞辭典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7年8月，頁1-3。

⁸ 詳參張岱年、方克立主編《中國文化概論》，第三章「中國文化依賴的社會政治結構」，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5月，頁55-72。

⁹ 詳參林素英〈從〈孔子詩論〉到《詩序》的詩教思想轉化——以《關雎》組詩為討論中心〉，《文與哲》，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，第12期，2008年6月，頁71-102。

¹⁰ 詳參吳福助〈新竹林李兩府婚書考釋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，第1期，2016年1月15日，頁28-38。

¹¹ 馬自毅注譯《新譯幼學瓊林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7年9月，卷2，婚姻，頁134。